

夜沼之中

[日] 飞浩隆 著 张玲 张真 罗鹏 译 夏季 图

编者按：

飞浩隆1960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毕业于岛根大学。1983年9月在《SF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异本：猿之手》，随后陆续创作了许多中短篇。1992年发表《二重奏》之后，他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02年，他又携长篇小说《废国天使》重返科幻小说界。该小说获得了第24届“日本SF大赏”的提名奖。2005年，飞浩隆的小说《被模拟的力》（象られた力）获得了“星云赏”最佳短篇小说奖。

在晚霞的最后一丝余晖即将消失的天空下，那个巨大的黑影显得有些寂寥。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它和猎狗十分相似。

直到两百年前，它还是一个沉默寡言、能力非凡的大型土木作业机器人。虽然外表粗鄙，但却是台勤劳、刚健的机器。它挖山开河，忠实地为希留斯效劳。然而，如今的它却功能尽失，就这样颓然倾倒在外星球的沼泽的正中央。

蒙蒙夜色开始降临在沼泽遍

布、湿气重重的密林里。星星如同针扎的孔，虽然微小，却熠熠地闪烁着锐利而清晰的光芒。天空里没有一片云彩。

沼泽岸边，虫子在叫个不停。

虫鸣声在第一丛灌木里刚一响起，便唤醒了邻近的一丛，如此接二连三地扩展开去，不久便包围了整个广袤的沼泽。

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沼泽上，银光闪闪。就在这时，原本富有节奏的虫鸣声也开始混乱起来，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骚动，笼罩了纳昆沼泽^①，让人感到窒息、痛苦。

“蔡……”

我无意间喊了一句。一双干燥却温暖的手便“啪啪”地拍打起我的手背。是蔡。就在这时，一阵高亢的叫声突然从密林深处传来。

“……是鸟吧？”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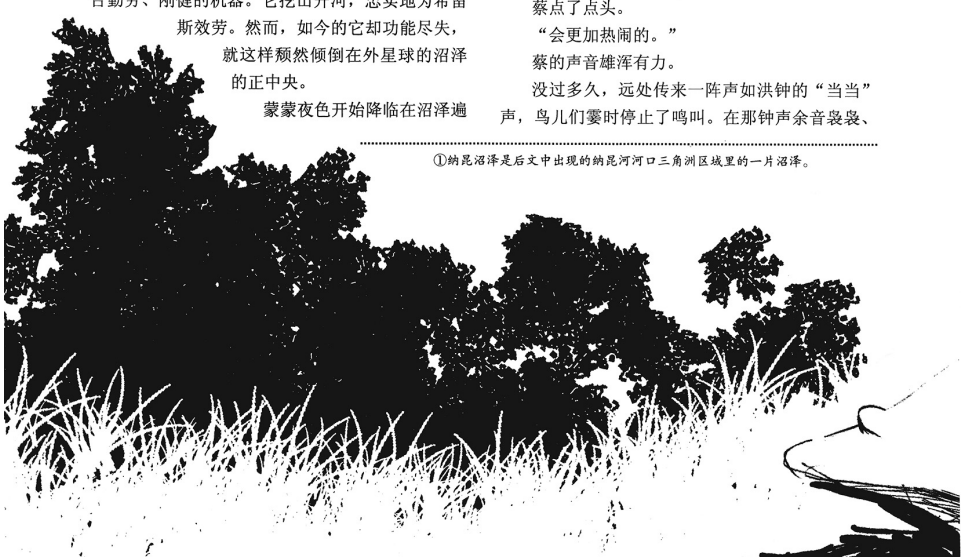
蔡点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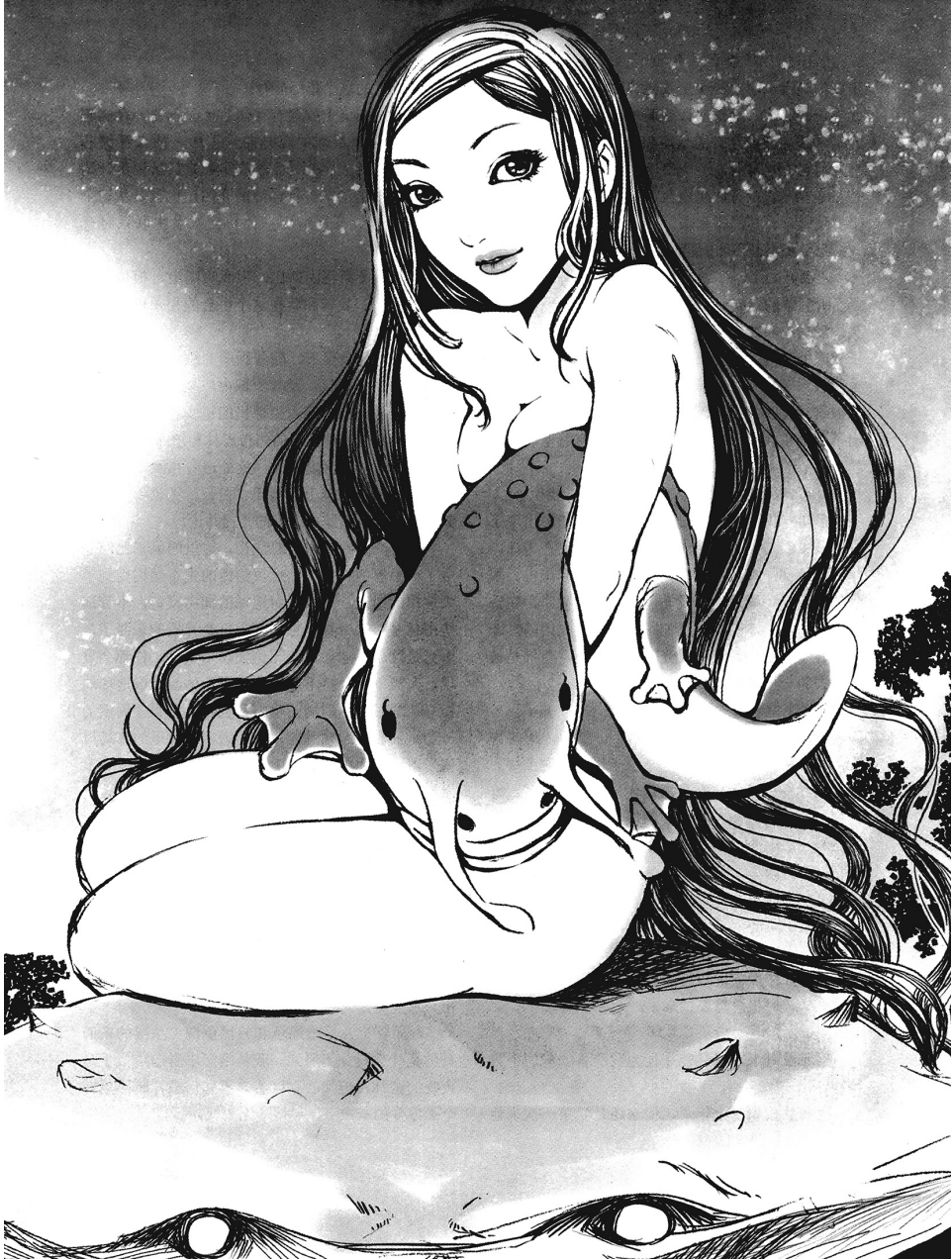
“会更加热闹的。”

蔡的声音雄浑有力。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一阵声如洪钟的“当当”声，鸟儿们霎时停止了鸣叫。在那钟声余音袅袅、

①纳昆沼泽是后文中出现的纳昆河河口三角洲区域里的一片沼泽。





正要消失远去时，一个更加洪亮的钟声随之奏响，此唱彼和起来。而这时，虫鸣的节拍也起了变化。一扬一顿，甚至声音的长短都应和着钟声的节拍。鸟儿们也不甘示弱，一个劲儿地相互争鸣。

这一带的声音此起彼伏，包围了整个沼泽，似乎要使整个密林沸腾起来。

我坐在小型飞船的座位上，挺直了背。

“要开始了。”

听到蔡的这句话后，我异常冷静地对他点了点头。随后，我想起了感觉强化系统，于是连忙增强了双眼的功能。我将目光聚焦在了“猎狗”的鼻尖上，放大了视野中的图像。由于还不太习惯，所以微调进行得不怎么顺利，但我最终还是成功地分辨出了那个正在移动的物体。那是一种有着坚硬盔甲的、多节的爬行类虫子，长约一米。

“不光是这些。快看，那边也有。”我说。

蔡朝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沼泽中出现了许多波纹。造成这些波纹的家伙们，有的在游泳，露出了背部；有的在爬行，露出了四肢和尾巴。那些凹凸不平的鳞片，以及布满突起物的黏膜，在昏暗的水面上浮浮沉沉，我们眼前一片银光闪闪。一些鱼儿跳出水面，迎着月光，一掠而过，仿佛是被扔出去的一把把小刀。

沼泽上空响起一阵轰鸣。

似乎是成千上万个小型发动机一齐转动的声音。月光中晴朗的夜空下，小虫子们如群魔乱舞。云朵已经变成了多层帷幕，遮住了星星的光芒，好似窗帘一般迎风飘动。成群的昆虫在空中忽左忽右地飞来飞去，重叠的部分形成了光波干扰的现象。夜空被各种浓墨淡彩涂抹得深深浅浅。

“今晚场面也会很盛大啊。”

蔡似乎是心满意足地感叹道，面颊泛起淡淡的红潮。

我们并排面向前等待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等了这么久，时机总算要到了。

蔡还没有来，我只能在他为我准备的房间中等待着。

我和蔡相识三十年了，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他

辞职后隐居的这个星球旅行。

房间的书桌上放置有存储芯片显示器。存储芯片里面有这个星球的观光向导程序。插入存储芯片，房间里的大屏幕一下子亮了起来。解说员开始对这个星球的沿革进行详细的介绍，也就是从这个星球与“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发生联系时开始。

“李顿&斯特因斯比。”我啧啧道，模仿着解说员的声音。我曾和蔡在这个协会的相关机构共事过……

我在屏幕前坐下。随着画面的跳动，明天蔡将带我去的纳昆河口，及其流域内广袤的沼泽和密林呈现在了我眼前。随着摄像机的镜头，我的视线开始平缓地移向连绵不尽的热带雨林和沼泽的上空。

这里的空气湿度较大，处处透着热汽，树木也是异常浓绿。地球上的蓝天、白云，无论哪一个，其颜色程度都不能和这里的相提并论。

然而，受到地球化的洗礼，这里的风景已经变成了“熟悉的密林”。这块沼泽的生态结构受到了大规模的改造，变成了对地球的拙劣模仿。不管那些密林是多么奇异，它们都不再是异质的东西了。不光是这个星球如此，无论去哪个天体，你都会发现，人类正在坚持不懈地将那个天体改造成地球的模样。通过对异质物的咀嚼和吸收，人类使周围的一切重又充盈起熟悉的事物。河口城镇里的市场风貌呈现在画面中，货摊上品种繁多的鱼、虾以及水果，都是根据这个星球的特点由地球上的品种改良而成的。

接着，解说员开始介绍起大陆上最大的粮仓地带来，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于是，我抽出存储芯片放回先前的盒子里。

我掏了一下上衣兜，里面还有一张存储芯片，它记录了蔡的口信以及一同寄来的录像。我将它插入显示器，一幅模糊不清的静态画面映入我的眼帘，那究竟是何物还无从判断。

画面整个儿呈暗绿色和暗黑色调，拍摄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我从暗影中看出这似乎是夜晚的密林，但又心存疑惑。不知何故，暗影里有几个孤零零的灰白点，显得毫无生气。

蔡没有附上任何解说，只送来了一幅没有声音、没有含义的静止画面。虽说他在口信里提过“给你看个好东西”，但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好东西”不成？不过，拍摄这幅画面的时候，那个白点似乎动弹了一下，让人越发辨认不清它的形状。被拍摄的物体和照相机究竟是哪一个在拍摄时动了呢？对此我一片茫然。

没过多久，蔡风尘仆仆地走进了房间，他的身体还是那样健硕。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转入了正题。

“你还在为人类的稀释化而担忧吗？”我问。

“是啊，现在人类已经遍布宇宙的众多星系之中。到处都是一派自给自足的景象。人们独自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也不与其他星球进行交流和沟通。恒星系之间的通信量正每况愈下，贸易交流也少得可怜。听说，就连这里也只有一个太空港而已。”

“这是建设规划决定的。”

“是为了能保证收回投资吧。协会的开发计划到现在也还在进行之中。时至今日，迁往新天地仍是一种潮流，但那只不过是让人类更加稀释化而已。宇宙太大了。几千兆的人口分散在浩瀚的宇宙中，其人口密度近乎为零。这跟没有人是一样的。”

“真会变成那样吗？”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话题似乎变得有些沉重。我和蔡都沉默了下来。

“让我们去做感觉强化手术吧。”蔡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感觉强化？”我茫然地问道。

“就是将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所获取的信息或放大，或变形，或过滤。还可以把这些信息和主观意识结合在一起，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这些信息精炼成对用户有用的东西。就算没有望远镜和扩音器，也可以将感觉扩大。”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明天我们要去纳皿，而明天是这个星球的夏至日。”

“嗯？”

“是很久以前的传说了。据说夏至的夜晚将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比如妖精之类的东西将会出来活动。”

“真的吗？”

“千真万确。”蔡严肃地点点头，“让我还是跟你从头上说起吧。”

沼泽的南端，一个黑影站立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笨拙却又稳健地托起自己的身躯，十条长腿上支撑着一个酷似战车炮塔的胖墩墩的躯体（也可能是头）。它没有长长的炮身，但却布满了像刺一样长短不一的突起物。

从这里可以看到六个像眼睛一样的红色光源，在它躯干的不同位置一闪一闪。

我这时才注意到，沼泽里又恢复了宁静。

水面的波纹消失了。

天空中昆虫的身影不见了。

蟾蜍们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

我侧耳聆听着异样的沉寂。似乎从很远的地方渐渐传来一阵声音，既像是“嗡嗡”的呻吟，又像是“吱吱”的摩擦声。我竖着耳朵仔细倾听。是“蜘蛛”的声音，没错。

随后，一阵低沉的声音响起，“蜘蛛”那巨大的黑色身躯开始摇晃起来。粗大的关节在细细的腿上缓缓转动，小心翼翼地移动着重心，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家伙是这片沼泽的敌人。

“蜘蛛”停了下来，似乎想要把脚下的状况弄清楚。藏在它大脑中的传感器、光学武器和电磁发射器都“嘈嘈嘈”地冒了出来。“蜘蛛”将自己那变得如同刺猬一般的脑袋滴溜溜地旋转着，上面的文字被我那处于强化状态的双眼看得一清二楚：

“贝尔瓦德^①/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

突然，我的视野里只剩下白晃晃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努力搜索着图像，原来是电磁发射器投出了一个光球。这个光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过来，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似的落入水中。两秒后，水面发生了爆炸。所有的水在一瞬间便被蒸

①弗朗兹·贝尔瓦德（1796~1868）：瑞典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三部交响曲：第一部《严肃》（Sérieuse），第二部《随想》（Capricieuse），第三部《珍奇》（Singulière）。文中的三个复合体的名字“希留斯”、“卡普利休斯”和“泰格利尔”正是与这三部曲的名字相对应。



发殆尽，而水中那成千上万种生物也一同消失了……

“隆隆眶眶”。

“蜘蛛”再次迈开了步伐。

“那是希留斯的手法。真是粗暴啊。”

“桑格利尔和卡普利休斯也好不到哪儿去。”

“太难以置信了。这么危险的人造卫星^①在这个星球上空绕来绕去，你们居然还能若无其事……”

第二枚热弹落在了沼泽的正中央，附近一座小小的浮岛瞬间灰飞烟灭。

我叹了口气，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中环绕着四颗人造卫星。专司改造行星的贝尔瓦德，以及贝尔瓦德所统辖的、进行系统操作的希留斯、卡普利休斯，还有桑格利尔。蔡的祖先们从“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购买这颗星球的时候，它们已经在这颗星球上君临天下了。它们把这颗星球重新改造成地球的模样，一丝不乱地配合推进着地球化的工作。

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争斗，也已经持续了两百年之久……

火光照在沼泽里生物们濡湿的皮肤上，闪闪发光。它们面对“蜘蛛”时毫不胆怯，乌黑的双眼直直地瞪着破坏者，一动也不动。紧张感和斗志空前高涨，并迅速蔓延开去。

“开始了。”蔡说。

蟾蜍的叫声如同燎原之火，开始向沼泽的外层扩散开去。“呱呱呱”，粗野的韵律之中，不断有虫、鸟、钟的声音混入，累积成极具压迫力的声浪。昆虫的振翅声也被淹没其中。大群生物从密林中再次飞起的声响让我心中产生了一丝莫可名状的情感。可是，“蜘蛛”的步伐依旧没有丝毫松懈。

光球拖曳着尾巴，被不断地喷射出来，把沼泽搅得一片混乱。

昆虫群如同波动的极光，随风摇摆。昆虫群中分出另外一群，以协调一致的动作，开始向“蜘蛛”发起进攻。昆虫群聚集在它的头部周围，形成一股浓烟般的旋涡，像要将它吞没。

“那是怎么回事？”蔡问。

“勇气可嘉呀！”我叽咕着，“但那样也是无济于事。单凭这片沼泽里的昆虫卫士，就能守卫这片沼泽么？”

“快看。那些家伙可不是昆虫哟……是‘半昆虫’吧。它们是生物机器人与‘微型工厂’^②的混合体。桑格利尔在构筑这片密林时，下达了数以亿计的命令。它只需要不断地替换‘微型工厂’，就能完成与地球化相关的各种工作。诸如播种，协助繁殖，调整地盘^③，控制微生物、水质及其土质等等。这样做成本极低。而且，如果同时下达一个特殊的装配指令的话，就可自动维修，做到随时出现故障随时修复。这样，‘微型工厂’就具备了自我复制的功能。现在，‘半昆虫’们正在用电磁波干扰‘蜘蛛’的传感器，并用热和声音对其进行骚扰。”

那有什么用？那样就可以击退“蜘蛛”吗？

“蜘蛛”已经完全控制了这片沼泽。

就在这时，形势骤变。

“蜘蛛”的脚边，泥水飞溅。

水柱急剧地往上飙升，巨大的水花将“蜘蛛”的头部完全淋湿。

“开战了！”蔡叫道。

一头水兽将大半个身躯浮出水面，朝“蜘蛛”的头部撞去，失去平衡的“蜘蛛”一下子便瘫倒在泥水之中。

水兽用后肢支撑着站立起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短短的前肢在空中乱舞，喉咙“轰轰”作响，像是在高唱凯歌。而沼泽似乎也在回应着它，四处响着各种怪叫声。

水兽的形状与娃娃鱼十分相似，直立起来的话，高度与“蜘蛛”大致相当。

“蜘蛛”肯定还“活着”，它不可能就这么倒下去。

它的头部慢慢地旋转着。红色的光线从它躯干的某个突起处发散出来。它将这些刺眼的光线聚集到一起，在四周的濛濛水雾中形成鲜艳夺目的光束，向着水兽的腹部深深地刺过去。

“呜——”

①参见后文对“复合体”的注释。

②微型工厂：从生物化学角度看，微生物或者细胞都可以被看成是合成分子的“微型工厂”（microplant）。

③地盘：生物学概念，由单个动物、一对配偶或一群动物占据的区域。

水兽发出一阵低沉的嚎叫，朝着“蜘蛛”身上压了下去，似乎要将“蜘蛛”压垮。

“蜘蛛”顶着自己已经折断的腿，奋力将水兽从自己身上甩了下来。

水兽将受伤的身体潜到了水下。然而，直立着的“蜘蛛”开始向水面连续发射小型热弹。

沼泽沸腾了。

水兽终于无法忍受，从水中站了起来。“蜘蛛”瞄准了水兽的脚，发起了攻击。红色的光束穿过水兽的膝盖，水兽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蜘蛛”的脚重重地踩在水兽的腹部，给了它几乎致命的一击。

“呜——”

水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咆哮声响彻整片沼泽。

密林里一片骚乱，一股阴沉的、无形的恐惧正在蔓延。那是以无数计的鸟和昆虫在飞舞。它们急速上升，如同暴雨来临前的乌云般迅猛而狰狞，转眼间便遮盖了整个天空。

与此同时，沼泽里的泥水溅起波浪，并冲着“蜘蛛”和水兽缩小包围。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泥水竟是蟾蜍、鱼、多足类和两栖类形成的一股洪流。

那些东西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恐怕什么都做不成吧，但是，我拳头紧握的掌心却不知何时被汗水濡湿了。

身负重伤的水兽“嘟噜嘟噜”地扯着喉咙站了起来，这头黑乎乎的生物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踉踉跄跄的脚步，慢慢地把背拱起，缩成了一团。

水兽猛然下沉。每一块肌肉都鼓足力气——

它跳了起来，使出浑身力气撞向“蜘蛛”的腿。“蜘蛛”的五条腿一下子被撞得七零八落，倒在了水中。然而，“蜘蛛”残余的腿仍然如同铁锤一般四处乱舞，并且不幸击中了水兽的头部。

水兽筋疲力尽地倒了下来，再也没能站起身。

“啊……”我感觉自己脸上一阵发烫。

蔡用手捂住了嘴巴。

沼泽霎时安静了下来，但又立即沸腾起来。嘶哑的、狂暴的钟声响彻天宇，汽笛声如同刀剑般锋

利地一划而过。沼泽里的声音明显变得饱含阴暗、激越和强烈的情感。

杀气。

“蜘蛛”不愿停止行动。它一边焦躁地挥舞着扭曲变形的腿，一边靠着残余的腿匆匆向沼泽中央逼近。

然而，这一场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泥沼”蜂拥而至，挡住了“蜘蛛”的去路，“蜘蛛”终于无法再前进一步了。任凭它如何“隆隆哐哐”地活动关节，不停地伸展、弯曲腿脚，仍然无济于事。它如同在油里挣扎的苍蝇一般，一厘米也无法移动。没多久，蟾蜍、海星、贝螺、多足类等开始沿着“蜘蛛”的腿往上爬。那蠕动着、密密麻麻的、如同抗拒着地心引力一般的“黏液”把“蜘蛛”裹成黑乎乎的一团，“蜘蛛”腿脚的皮肉都几乎看不见了。

用具有高影像功能的眼睛望去，我发现沼泽里仿佛伸出了一只长满无数手指的大手，要将“蜘蛛”捏成面粉。虫儿、鸟儿们在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舞着，黑黝黝的一片。

这不是什么猛烈的攻击，那只手正缓慢而有力地“蜘蛛”置于死地。然而，这股杀气却弥漫周遭，势不可挡。而且，在我、甚至是蔡的胸膛里，一种无法抑制的杀意也燃烧了起来。

“‘猎狗’也是这样被干掉的么？”

“‘猎狗’？”

我用手指向土木作业机器人的残骸。蔡舒展眉头，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此时，“蜘蛛”的大半个身躯已经被冒着泡沫的水面吞噬了，就如同进入睡梦似的一动不动。同水兽激战之后，“蜘蛛”已经遍体鳞伤，到处都是深深的裂口，稍微一动，泥水便往伤口里钻。

水兽的残骸被泥沼覆盖着，好像披上了一层黑色的绒毯。它如同正在沉入水底的一座小岛，在泥潭中渐渐地越来越小。

沼泽终于沉寂下来，就连水面气泡的咕嘟声也能清晰地听见。

我抬头仰望夜空。刚才布满天空、成群结队的昆虫和鸟儿们如今已经完全变了样。杀气消失了，

振翅声也消失了。昆虫们好像高空悬浮的尘埃一般，变成一层薄膜，随着飘渺的空气摇曳。月光泻在这层薄膜上，整个夜空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银光。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

笼罩着天空的昆虫所形成的那张薄膜缓缓地打开了，在沼泽中央的正上空，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洞。

黑色的天空从洞中露出来，看上去像是一只眼睛。一道清澈而明亮的光束从缝隙中笔直地披射下来。

沼泽上方，一个似曾相识的白色身影矗立在月光下。

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一位少女。

“她”叫珍妮弗·霍尔。

这是夏至的夜晚。

“在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从‘贝尔瓦德/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手中购买了这颗经过改造的星球。就从这里说起吧。”

蔡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显得郑重其事。

“‘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通常是不卖星球的，他们通常只是招募迁入者，组织有关如何经营星系的技术培训，让迁入者建立国家机构，最后将星球租给成立的政府。然而我们是个特例。

“一百年。仅仅经过一百年的改造，这个星球已经和地球不相上下了。这都是贝尔瓦德的功劳。”

“贝尔瓦德是负责进行地球化工作的复合体^①吗？”我问。

蔡点点头。“贝尔瓦德地位最高，其次是资格同等的三颗卫星——希留斯、卡普利休斯、桑格利尔。整个地球化工程由贝尔瓦德来统率，而进行具体操作的是三颗卫星。这四个复合体都做得十分不错。

“从协会那儿接手这颗星球后，我们的祖先对贝尔瓦德的档案记录单元进行了整理。这套档案记录详细记载了贝尔瓦德进行地球化工作的全过程。”

“这样一来，你们的祖先不是彻底掌握复合体的思想和行动了吗？”

我吃惊得哑口无言。协会怎么会这样慷慨大度呢？据我所知，协会一般不会转让卫星，因为卫星中保存着大量有关地球化的宝贵信息——这可是协会特权的来源啊。

“结果，祖先们惊讶地发现某个地区的资源投入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

“你是说纳昆河口吧？”

“是的，那里的资源投入量超乎寻常地庞大。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那里也消耗了多于正常量四倍的资源，造成了资金的浪费……然而，事情还不光如此。这颗行星被三颗卫星分而治之，纳昆河流域虽属桑格利尔的领地，但希留斯和卡普利休斯也在那儿投入了大量的物资与能源。

“三颗卫星并非一味地专注于自己的领土，而是会启动监视系统，关注对方工程的进展状况，一旦对方发出请求便会进行援助。

“纳昆河口是三个复合体关系最紧张的地区，三个复合体在纳昆河口地区常有齟齬发生。尽管从理论上说，复合体之间可以做到亲密无间的协同合作，但这一理想状态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于是，资源滥用这股不正之风便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后来，祖先们又发现，这种资源过度集中的现象，是一种类似于过敏症状的过剩免疫作用在发挥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可能存在着某种异物。”

“那个异物就是这东西吧？”

我将存储芯片放在手中翻动了几下。眼里带着默认的神情，蔡拿出一张光学显示膜片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地注视着我。一个少女的照片一张接一张地浮现在显示膜片上。

“她叫珍妮弗·霍尔，四百年前死于多发性硬化症。一生之中，她都未曾离开过地球一步。你的存储芯片里收录的画像就是纳昆沼泽里呈现出的她的残像。她的‘亡灵’游离到了距地球两千两百光年的这个星球的沼泽中。”

我没有领会蔡的意思，便将目光转移回桌上。此时，一个精神矍铄的清瘦老人出现在光学显示膜片上。

^①复合体：即complex，是一种具有强大人工智能的、负责行星地球化工作的大型机器人。在蔡所在的星球上，它们以卫星的形式存在，并能够派出各种机器人进行具体的地球化工作。

“她的父亲是托马斯·霍尔博士，他是‘贝尔瓦德/李顿·斯特因斯比协会’的科学家。这张是他晚年的照片。”

蔡眯缝着双眼，看上去似乎心情很好。

“把你搞糊涂了，不好意思。还是言归正传吧。我的祖父曾向纳昆三角洲发射过探测器——他想抢在别人之前先好好调查一番。你的存储芯片里装着的其实就是我祖父拍摄到的珍妮弗‘亡灵’的第一张照片。”

“有没有拍得再清楚一点儿的？”

“当然有。”蔡笑着说，光学显示膜片又显示出—组图像。

潮湿的泥土。

一只蟹正打着盹儿。

蟹壳的直径大约有两米左右吧。盘腿坐在蟹壳上面的正是刚才照片中的那位少女。尽管她浑身是泥，但依然可以看出她不过十几岁光景，丰满的胸部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她把一只蟾蜍抱在胸前，轻轻地吻着这两只栖动物头上伸出的柔软犄角。下一幅画面是她站立的背影，露出结实的小腿和向上翘起的臀部。另一幅画面是用长焦距拍摄的一台浸泡在泥泞当中的土机器人。它看上去总有点儿像猎狗，似乎在很久之前便停止使用了。

“最初，祖父认为光凭这些东西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来，看看这个——”

光学显示膜片的静止画面动了起来，揭开了纳昆沼泽神秘的夜幕。

沼泽里混浊的水悠悠地摇曳着皎洁的月光。珍妮弗在蟹背边上坐下，用脚尖“啾啾啾”地拍打着倒映着她脸庞的水面。她凝视着脚下，把身体缩成了一团。在溶溶月色的浸染下，她的脖颈、肩膀和后背形成了一块洁白而光滑的平面。

“祖父第三次发送出的探测器拍下了上面的影像。她的肩膀附近拍得很清楚。”

那白色的肩膀由于夜晚的光线而泛起些许蓝色，让人不禁联想起圆润光洁的青花瓷来。

突然，珍妮弗的肩膀处冒出了一个黑影。黑影侵蚀着周围光洁的肌肤，描绘出丑陋的图案，并向

背部蔓延开去，继而开始吞噬上臂、侧腹、腰和内脏。

起初，我并不知道那黑影究竟为何物，待到发觉她那被黑影覆盖着的部分行将溃烂脱落的时候，我不禁愕然无语，呆住了——某种不明物体正在侵蚀她的身体。

不仅是表面皮肤如同溃瘍般脱落，就连筋腱、内脏也开始鼓胀、凹陷、蠕动。就这样，珍妮弗被渐渐摧毁了。她的身体在淤泥中肢解，肩部的肌肉慢慢溶化，露出里面的森森白骨。转瞬间，白骨变黑，腐烂了下去。

直到她被分解完毕，异变一刻也没停止过。从她身上剥落的细微碎片覆盖了整个水面，并随着波浪的起伏飘飘荡荡。小螃蟹、鱼，以及刚才还被她抱在怀里的蟾蜍都争先恐后地将这些小碎片往嘴里送。

惊恐之中我将光学显示膜片揉成了一团。

我察觉到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尽管知道那种画面随随便便就可以合成，但内心仍然止不住一阵悸动。

“她的肉体只能维持10个小时，随后便不可避免她走向毁灭。她只在每一年的夏至夜里出现，并在当晚死去。她的身体里面存在着破坏因子，即加速氧化的物质。她将从身体内部慢慢燃烧下去。”

“等等。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明白。四百年前死了？没有离开地球？‘亡灵’？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她的肉体是怎么回事？赋予那具肉体以形状的又是谁？”

“赋予其形状的当然是珍妮弗的基因啦。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吧。”

“桑格利尔生态系统里面安装有地球物种的遗传信息库，其中就有珍妮弗的遗传信息。”

“显然，这是博士所为。珍妮弗·霍尔十七岁就香销玉殒，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悲哀。所以，即使他想将女儿的基因以某种形态保留下来，刻印在某个地方，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博士在协会从事着有关地球复合体的设计工作，是一名卓越的生态系统构造师。”

“你说得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一样。”

“值得庆幸的是，我父亲有我祖父的遗传，也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根据他的调查，协会的地球化复合体一直在执行着托马斯·霍尔团队制定的生态系统改造计划。而且，这些复合体使用的地球物种遗传信息库好像全都包含有珍妮弗的遗传信息……珍妮弗·霍尔散布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偶然间，其中之一便在这颗星球上生根发芽了。”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蔡继续着他的话题。

“霍尔博士应该不会想到女儿真的能够实体化吧。如果知道，他是肯定不会将女儿的基因传播开去的。人是非常脆弱的。实在无法想像，在那样残酷的改造过程中，复合体将珍妮弗的肉体制造出来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在得知女儿的基因混进了纳昆的生态系统中后，霍尔博士肯定是颇感宽慰吧。”

“或许这是感情用事，但我们并没有嘲笑他的权利。不管怎样，霍尔博士在反复考虑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在女儿的遗传信息上安装了定时装置？”

“时间保持在十小时以内。”

“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就再好不过了。既能让女儿以某种形式存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又不会背上假公济私的罪名。但对于他女儿而言，这简直形同于被反复地诅咒。”

“是吗？”像是听到了十分意外的事似的，蔡不由得眨了眨眼，“被反复地诅咒？对谁来说是诅咒？于珍妮弗，这是祝福。于纳昆沼泽的生态，这也是福音。珍妮弗的存在是那里不可欠缺的，是神圣的象征。”

蔡将“象征”这个词说得格外清晰，然后歪着脑袋继续说道：“喂，不可思议吧。为什么珍妮弗的图像会反复出现呢？为什么桑格利尔一直在反复将其复活呢？莫非，这对地球化有帮助？”蔡目光如炬，我避开了他的视线。蔡刚刚用了“图像”这个词。但我认为，与其说“珍妮弗”是有血有肉的生物体，倒不如说她是呈现于肉体之上的一种形式，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抽象也好，象征也好，对于生态系统究竟有什

么好处，我并不清楚。看着光学显示膜片，我发现珍妮弗似乎拥有和螯蛛、蟹之类的生物友好相处的能力。不过，这点发现跟“象征”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很快又对另一幅图像发生了兴趣。是那个貌似猎狗的机器人。究竟是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把它弄坏呢？

“我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三个复合体之间早就埋下了冲突的火种。但这一火种是如何愈燃愈烈，以至于发展到现在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火火的程度呢？”

“三个复合体之间处于相互监视的状态。这个已经讲过了。”蔡眯缝着眼睛说道，“‘珍妮弗’陷在这里了。希留斯对此提出了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地去制造人类是不行的。既消耗了能量，又违背了伦理规范。赶快收手吧。’希留斯一定是这样劝阻的。然而，桑格利尔对这样的劝告置若罔闻，继续制造着‘珍妮弗’。怒不可遏的希留斯终于以暴相待——”

蔡稍稍探起身子，给自己的声音施加了些许力度。

“希留斯侵犯了桑格利尔的领地。它派出土木机器人，破坏了桑格利尔上的纳昆终端^①。后来希留斯又引发了几起生化灾害，致使纳昆的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希留斯和桑格利尔各执己见，只好求助于贝尔瓦德的裁断。结果，珍妮弗的实体化竟被默许了。对此只能解释为，贝尔瓦德对于桑格利尔的疯狂举动产生了兴趣。不过，贝尔瓦德对于希留斯也是很宽容的，不但没有申斥它的破坏行动，而且后来竟然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怎么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呢？”

“……矛盾十分激烈。地球化是一项庞大而精密的工程，发生这么大的分歧，究竟还能成功吗……可是，这个世界却在瞬间变成了地球。

“贝尔瓦德并没有发疯，因为对抗只是在纳昆三角洲内极其有限的区域里展开，也就是部分沼泽和周围的湿地、密林，决不会再往外扩展。连桑格利尔向希留斯的领地发起反击之类的事情都没有。

^①从整体上看，纳昆沼泽可以被视为桑格利尔进行地球化工作的输出端。

“此外，卡普利休斯的举动也很奇怪。卡普利休斯的立场既不能说是中立，也不能说有所偏袒。如果说卡普利休斯做了什么，也无非是煽风点火而已：有时候向希留斯和桑格利尔提供情报、能源和材料；有时候自己也输送进去几个机器人集团把水搅浑；有时候站在希留斯一方，有时候又帮桑格利尔一把。如此一来，纳昆三角洲的紧张关系就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在冲突双方之间进行平衡调节，避免毁灭性结果的产生，这似乎就是卡普利休斯的职责。所以我认为，这一状况正好表明，在纳昆沼泽发生的对抗实际上是被设计好了的。”

“桑格利尔在湿地一带布满了半昆虫。虽然从个体上看，半昆虫只是按照各自的本能和指令序列采取最合适自己的行动，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半昆虫却是忠实而彻底地将桑格利尔的意志付诸实施的‘看不见的手’。纳昆沼泽的动物们无一例外地被这些半昆虫及其背后细微的分子机器人所控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熟知控制生物的所有手段，包括掌控行动的化学物质、热、光刺激、电磁波、声音等。”

“然而，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协会进行地球化的常用手法。可是，在纳昆沼泽，这种手法却被发挥得更加露骨、集约和彻底。”

蔡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了出来。

“是珍妮弗。”

“实际上，纳昆沼泽生态系统的特异性就在于，它是紧紧地围绕着一个少女的残像建立起来的。”

“每年总会上演一次珍妮弗的复活戏。希留斯的机器人会成群结队地闯入沼泽，而沼泽的各种生物体便会群起反击。可以说，为了维持珍妮弗的残像，沼泽的各种生物体及其行动机能都被强化、激化和优化了。”

“最终，沼泽里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小王国。珍妮弗的复活戏从根本上决定了纳昆沼泽里面每一个生物体的存在。”

“‘珍妮弗’重生与毁灭的循环将会持续到何时，我们无从得知。在经过非常危险的过程之后，

分子机器人终究会产生磨损。如此一来，‘珍妮弗’便再也不会出现。信息库中携带的关于她的遗传信息就会烟消云散，不能复原……然而，然而……也许你会觉得这可笑至极，但最近我总是沉迷于下面这种幻想之中。

“在遥远的未来，无论是复合体、半昆虫还是分子机器人，全都早已消亡，但纳昆三角洲的生态系统会想尽办法地存在下去。如果在变异和淘汰之后，它产生了带有自我意识的智能，那也只能说是我们为这一神话的降临播下了种子。那个时代的智能也许不会在每天夜里梦见珍妮弗……也不会在我们无缘再见的天空中探寻珍妮弗的身影吧。”

蔡的身体仿佛是做工精致的老家具，只有眼睛闪烁着幻想家的光芒。凝视着他的眼睛，我感到莫名的安心，奇妙的认同感油然而升。感染我的，正是蔡急切地思考日益扩散、稀疏的人类时那种无法抑制的幻想。

珍妮弗·霍尔伫立在洒满水银般光辉的沼泽上。远远望去，她那沐浴在月光中的身影泛着白色的光泽，犹如幻想中的画面一般，倒真有些符合“图像”这个词的味道。

她的脚下是那些处于待机状态的机器人。为了赶在这一天完工，这些机器人分工合作，花了一年的时间，七手八脚地制造出了珍妮弗。而珍妮弗也就在这座小型的人类制造厂里浮起又沉下地度过了一年。在这一周，制造最终完工。珍妮弗被组装完毕，如同被挑选出来的祭品一般伫立在了那里。

这就是纳昆沼泽的精髓。

“……”

蔡叫了我的名字。他故意压低嗓音，可听起来反倒显得更浑厚有力。

“什么事？”

“出去透透风吧。”

我连吃惊都还没来得及，就听得“嗖”的一声，座舱盖弹了起来。被坚硬的窗子阻隔在外的纳昆沼泽的夜色一下子流淌了进来。

微暖的夜风扑面而来。

气味扑鼻。

通过“感觉强化”增强了的嗅觉，无一遗漏、精确无比地鉴别着鼻子所捕捉到的气味的成分。

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仅凭鼻子去“看”东西。气味所描绘出的全景图仿佛在眼前铺展开来。

泥土那甘甜的烂熟的味道，形成广袤的背景扩展开去，微微散发着热气。整片沼泽中各种各样的臭味和芳香铺陈在眼前，充满了立体感。好一幅色彩绚丽、远近法精密的全景图：被践踏过的茂叶丛的青草；“猎狗”身上盛开的花朵；蟾蜍们溃烂的内脏；黏糊糊的水洼；密林里冒出来的火灾后呛嗓子的烟……

突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通感场的存在。一种清清楚楚的、似乎触手可及的实在物充满了整个沼泽，并在深处震撼、统率着所有的生物。

我想把“感觉强化”的水平再提高些。这时，在我眼里，月光如同荧光微粒子般无声无息地悄然降落。在墨蓝色的夜空中，它们慢慢地、静静地重叠堆积着。水面、蟾蜍的鼻尖、密林的轮廓、小型飞船，以及长长的草叶尖上都闪烁着朦胧的银光。远处的钟声起了微妙的变化，像令人怀念的音乐——圣诞节民谣《铃儿响叮当》。我从通感场中仿佛体会到了圣诞前夜那种柔和安宁的愉悦。这便是夏至的圣诞节。

我和蔡不约而同地脱下长筒皮靴，下了小型飞船。

光脚丫的趾缝间，充盈着柔软湿润的泥，让我体验到一种快感。水不停地亲吻着我的膝盖，感觉无比舒畅。微风轻轻地在我指间穿梭。一小群鱼儿紧贴着水面游动，仿佛在为我们导航。纳昆沼泽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带给我们一种纯粹的快乐。

我抬头望向沐浴着月光的夜空。一种怪异的物体正在月光中轻轻地飘浮着。

那是什么东西？

乳白色的雾气像是从空无一物的空中吐出的棉花糖一样，无限制地扩展开来。这与过饱和溶液中的结晶现象多少有些相似。

雾气渐渐凝聚在某一处，形成了一团黏糊糊的旋涡。渐渐地，有某种形状极为模糊的东西从那里面浮现出来，随后又消失不见了。

尽管我不太想承认，但那的的确确是一张人脸。五官很大，但其组合方式显得有些随意，像是被人胡乱捏成的。那张脸在雾气的旋涡中不断地浮起来，又沉下去。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只非常逼真的眼睛，只是大得出奇。

突然，我醒悟了过来。

有什么东西正密切地注视着我们，似乎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我们。

在我醒悟过来的一刹那，脸的造型已经完成了。虽然构造十分拙劣，但确实是张人脸。那张脸大大地张着它那洞穴般的嘴巴，令人毛骨悚然。

我不想去听。

无论说什么都会让我发狂。

我挥动着拳头紧握的右臂，试图驱散雾气。一声如同布帛撕裂般的脆响传来，脸破碎成了两块。我祈求它们在夜里冰冷的空气中溶解、化去。

我猛然回过头来，小型飞船已经不知所终了。虽然我是在凝神细看，可由于伸缩不定的远近感以及暴风雪般刺眼的月光，我连方向也无法把握了。我极力抑制住热血逆流，一口气将“感觉强化”降到了标准知觉程度。

然而，事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月光仿佛砂糖颗粒般轻舞飞扬，沼泽的水面变成了巨大的研钵状，远近感如同橡胶般黏着。纳昆沼泽完全被通感场压制着。

我摊开右手看了看。黏糊糊的白色纤维交织缠绕着。这究竟是幻觉还是实体呢？

“回去吧，蔡！”

我朝着扭曲变形、远得有些奇怪的蔡的背部喊道。

蔡齐腰以下的部分全都浸到水里，还在继续往前走。我抓住他的胳膊，想要把他拽回来。然而，蔡那倔强的身体却并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不一会儿，我就被他推开了，还呛了一口泥水。

终于，我恍然大悟。我紧紧搂着蔡的后背，将嘴凑近他的耳边，焦急地喊道：“别去，别去！我们上当了！贝尔瓦德也被骗了。从一开始我们就上了这颗星球的当。明白吗？”

此时，蟾蜍、鱼和蟹聚集在我们周围。蟾蜍和

蟹为了适应这颗星球而发生了变异。这一点只需看看它们笨拙、难看的模样就明白了。难道这里不就被这颗异星咀嚼消化掉的“地球”吗？纳尼沼泽以地球的物种和生态系统为素材，制造出一个新的“地球”，并将其吞噬进自己的体内。

“这个通感场不是贝尔瓦德制造的。这里面肯定存在着某种自古以来就有的力量，引诱、唆使着复合体。贝尔瓦德仅仅是为这个通感场提供免费的素材而已。

“也就是说，这个星球的神话其实是用地球的语言上演的。”

“住口！”蔡喝道。

他好不容易回过头来。我愣住了。眼前的蔡和我认识的快乐又豪爽的蔡判若两人。

“珍妮弗！”

蔡大声嚷道，用力推开我，向“研钵”底部飞奔而去。突然，虫子的鸣叫变得高昂起来，悠长高亢的钟声回荡在空中。

我不停地追赶着蔡，心中的不安愈加膨胀起来。

然而，我追上蔡的时候，他竟然未作一丝反抗，任凭自己厚重的后背依靠着我。他脚下晃悠着，抬头凝视着夜空。

他的头顶上方有一只夜空中的眼睛。我回过神来，原来这里就是“研钵”的底部。

我越过蔡的肩头向上望去。

鱼的眼睛。圆圆的没有眼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和蔡。嘴巴没有嘴唇，仿佛是被切割开来的。筋肉的模样十分别扭。比起上臂来，从胳膊肘往上的部分更加发达，但是手指却没有关节。如同老鼠皮一样灰不溜秋的肌肤上严严实实地裹了一层半干的泥。

这东西决不是人。

更不会珍妮弗。

“噬——”

伤口被撕开的声音。“鱼眼”用圆锥形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蔡的肩膀。

“啊——”

张开的血盆大口里尖利的牙齿排得密密麻麻。

血从蔡的肩膀上渗了出来。

“噬——”

痛苦得走了调的声音。那张脸上呈现出令人恐惧的、痛苦和孤绝的表情。

“噬——”

“鱼眼”的身体扭在一起，全身哆哆嗦嗦地痉挛着。黑色的舌头伸得长长的，背部大幅度地反翘着。

“啊——啊——”

有些浑浊的喊叫声被拖得长长的，还夹杂着颤音。

我感觉到她似乎想要带走蔡。于是，我将已经失去知觉的蔡放倒在地，然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了将临死前的鱼眼看得一清二楚，我全身除了头部之外，全都浸泡在水中。

我用处于强化状态的肉眼，看到了与光学显示膜片上的图像一模一样的情景。强烈的氧化作用正腐蚀着鱼眼。我胸中有一股怒火想冲着所有人发泄。我很想大喊大叫。然而，那家伙却不是珍妮弗·霍尔，所以，到底该对着谁发火，我也不知道。我抱着蔡，连手指头也不敢动一下，眼睁睁地看着鱼眼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渐渐消失在沼泽中。

可是，在那之后，我也无法动弹了。

就在她刚刚站着的，还有一个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稠化不开的气氛。我只觉得那里站着一尊肉眼看不见的雕像。月夜下清冷的空气使那里显得异常深邃而神秘。压制纳尼沼泽的意志力受到另一股深不可测的压力的作用，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半物质化的东西。

在鱼眼深处的就是这家伙吗？一直藏匿在肌肉和筋骨之中，只是在躯壳剥落后才终于现出原形？长期以来，这家伙和珍妮弗对于那具躯体的争夺从未停止过——胜利者会是谁呢？

不久，那种气氛缓和下来。大概是失去了赖以依附的躯体，无法再保持凝聚状态的缘故吧，原本黑色冰块似的质感变得宛如果冻，然后又像焦油一般流散而去。

当我支撑着仿佛灌满沙石般沉重的身体站立起

来时，天空已经开始渐渐泛白——清晨来了。我抱
起筋疲力尽的蔡，却发现蔡出乎意料地轻。

那个土木机器人沐浴着早晨的阳光，看起来也
不太一样了。既不像剽悍的猎狗，也不像异教的神
像。

只是台衰朽的机器而已。

“我们决不可以将纳昆沼泽置之不理，必须对
其采取某些措施。这是买下这颗行星之前的问题。
本来，如果没有这种事的话，协会也不会将这颗行
星转让我们。”

宇宙飞船进入稳定的航行状态之后，我想起了
蔡在临别前对我说的话。

蔡给我谈了许多有关那种力量的解释。其中有
一个说法是，灭亡了的土著民族将自己的墓志铭——
种族记忆的印记——留在了纳昆沼泽里。还有
一种说法是，贝尔瓦德那只“看不见的手”加速
了纳昆沼泽生态系统的原本进化缓慢的意识，而这
种意识早在这个星球被改造前就通过化学物质语言
形成了。但如今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想
而已。

倒不如索性把纳昆沼泽毁了来得好。如果硬逼
我作出判断的话，我一定会作如此的选择。至于这
样做的理由，对了……也许是为了解放珍妮弗。

地球化复合体那只“看不见的手”使用了半昆虫机器人以及分子
机器人，但不言而喻，这里面也包括了病毒机器人。

病毒这种奇妙的准生物能完成
生物间基因的交换。这一作用自古
以来就广为人知。可以说，只有对
这一交换过程加以系统控制，地球
化工工程才可能得以实施。

当然，这种病毒不可能不会对
蔡、洪以及那个星球的人们产生影
响。蔡远比我更能与强烈的通感场
产生共鸣，难道不就是这个原因
吗？

人类的稀释化……

也许存在着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地球
化改造技术也是其中之一吧。人们进入宇宙，或
是在别的星球居住，然后渐渐变得不再是人类，或
是被宇宙吞噬。

蔡那伤痕累累的身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
不会再去那个星球了。纳昆沼泽的水我已经喝了不
少。我没有信心再去对抗通感场。去了的话，我肯
定会再次沦为它的俘虏。

纳昆沼泽里过去曾有过什么生物，我并不知
道。但那些遥远的存在，似乎像回音一样，微妙地
影响着我们从地球带来的病毒，使它们发生了轻微
的变异。

这小小的变异证明了宇宙依然记得它们。并且
现在，它们就在我的体内，在冰冷的宇宙空间中旅
行着。

我们将来究竟会变得怎样？被稀释至密度为零
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吗？如果可
以，那又将是何种模样呢？

珍妮弗·霍尔。

黑夜里的维纳斯^①。沼泽中的阿佛罗狄忒^②。我
这样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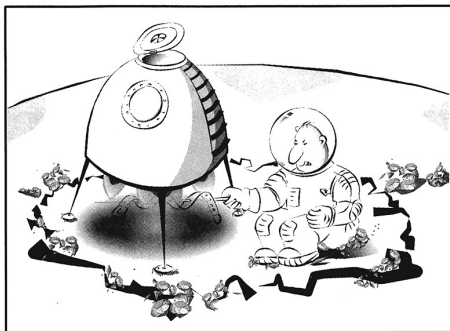
我很想问一问现在可能正在宇宙的某一处生根
发芽的那位少女，她知道答案吗？

[责任编辑：明先林]

159

幽默漫画——烧 烤

周 亮 绘



①维纳斯：罗马神话中性爱和形体美的女神。

②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